

# 大浪淘沙 信念永恒

## 影片《力量密码》观后感

汤丹文



《力量密码》电影海报

在影片开拍前的剧本研讨会上，笔者有幸参与其中。当时，资深编剧、曾与黄亚洲联合编剧《开天辟地》的汪天云老师，为我们预先描述了一个革命者波澜壮阔的人生。

张人亚的传奇生涯遍及浙沪赣皖等地，他身上不仅仅只有“党章守护者”一个标签——他是上海金矿工人运动的领导者、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参与者、中共地下交通的联络员、红色中国出版印刷界的前驱。当然唯一不变的是苏区《红色中华》报在悼词中给予他的定性：“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。”

从张人亚这些身份着手，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丰富生动的故事、情节和场景：上海街头的激烈血战、隐蔽战线的无声斗争、兄弟情仇间的跌宕追杀……

枪战、武打、谍战剧的糅杂，文戏、武戏、情感戏的交织，让《力量密码》超越了一般人物传记片的范畴。虽然里面有虚构，守护党章的情节，已成为暗伏其间的一条主线，但总体的真实和创作的灵魂却被主创人员牢牢把握：展现大革命时期的人们，大浪淘沙下的信念与背叛、理想与动摇，以及这些历史对于现实的教育意义。

看完《力量密码》，我不由得想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拍摄的经典影片《大浪淘沙》。《力量密码》与它一样，也讲了几个结义兄弟，在大革命的洪流下，或为龙蛇或为鱼鳖的故事。《大浪淘沙》中，于洋扮演的靳恭绶，曾让我们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印象深刻。而片中的余宏奎，像极了《力量密码》中“银楼三兄弟”中的尤涛，他在金钱、地位利诱下，忘了初心，投奔反动派，堕落为无耻叛徒。

在《力量密码》中，尤涛最初的动摇是在生死之战胜利后，在警察局长的抽屉里

拿走了一块金表。在他心中，拼死拼活干革命，拿走一件东西并不是什么大事。而在张人亚看来，为中国人民谋利而改造旧世界，这是信念的出发点，决不能动摇；而借着革命的名义为自己谋私利，更是不能容忍。在影片的高潮段落，尤涛在废弃的工厂内追杀张人亚。在激烈的打杀之后，曾经的兄弟生死对时。此时，张人亚说出了这部影片最精彩，也是笔者认为“戏眼”的台词：“信念变了，就是背叛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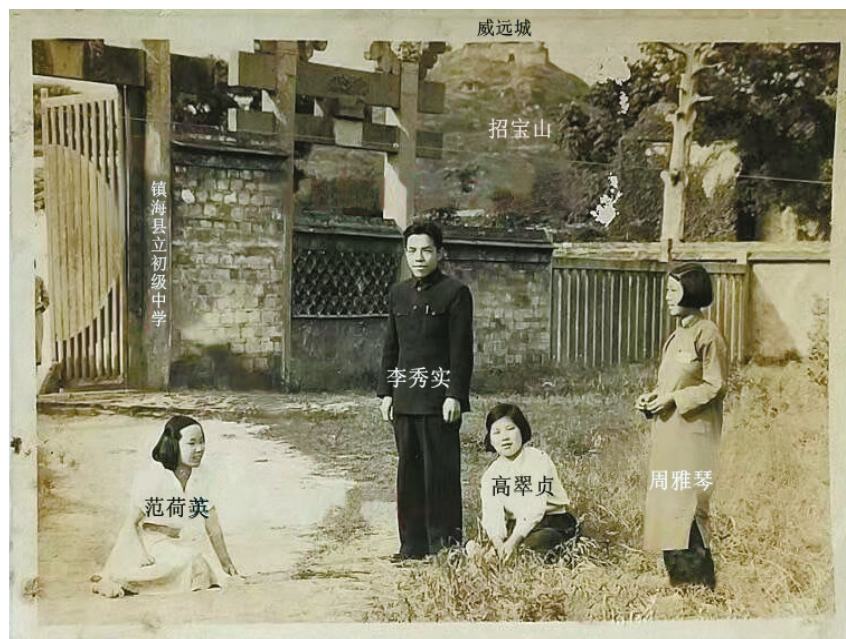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表达信念的力量与守护的意义，构成了影片《力量密码》叙述的主基调。在张人亚、夏一岚、朱明义、张爵谦、尤涛等人物的命运交织或冲突中，完成了中国革命为什么会胜利的“解码”。而对张人亚而言，因为对真理的信仰，他与父亲一起，舍命守护着现存最早、对解放全人类事业的笃信，他默默守护着地下交通线，视过手的无数金条等钱财为废物，为革命事业无私筹措资金；他不仅以坚定的信念守护着真理，最后加入出版印刷事业，成为真理的传播者……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《力量密码》塑造的张人亚是成功的。如同主演张桐所说，张人亚一生给人的感觉虽为平实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他具有“桀骜的风骨，坚定的信仰和殉道的热忱，也有着将父母之爱、儿女之情悄然深藏于侠骨柔肠”。这不由使我想起了同样是革命题材的爆红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结尾的一行大字：“长河无声奔去，唯爱与信念永存！”其实，《力量密码》也表达了一个相同的母题：“大浪淘沙，信念永恒！”



# 一张镇海中学老照片

陈一鸣



70多年前的镇海中学旧影。照片上的文字为作者标注。陈一鸣供图。

## 钩沉

前段时间在浏览网络时发现一张老照片，经考证它是70多年前镇海中学的旧影，留存至今比较难得，而且对如今这所“牛校”的历史有补充意义，因此，特为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。

查阅“镇中”史料，发现该校1949届学生周雅琴在回忆文章《开我心智的母校》中，对此有所提及。据此推测，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四五月份，是三个女同学在初中毕业前与班主任语文老师李秀实的合影留念。周雅琴在文中写道：

“我是镇海县中1949届秋三班的女生，解放初离校参军，旋即随部队西进，最后执教于西北大学。岁月悠悠，当年黄毛丫头，今日已两鬓染霜，退下了大学的讲坛。”

“我有一张老照片，摄于离校前夕。那时校门杂草中有一条脚踩的弯斜泥路，直通木质圆门。门两旁是矮矮短墙，墙内几株枯柏掩映不住远处的招宝山。当年修缮好的大成殿，记得它曾是全身灰土三面敞开，隆冬时节，我们会考就在这里进行。隆冬冻了，手足冻了，肃穆的气氛中偶有低沉的踩脚声和用口呵护手的微响，可是我们的心却是火热的……”

“记得吗？大成殿东西厢平房……那边是我们的教室。是的，简陋的平房是教室。也是老师们的卧室兼办公室。我仿佛听到教务处平房外出现的手摇铃声，听到班主任李秀实老师的讲课声。李老师曾勇敢地弃置国民党的教材，换讲《离骚》《正气歌》《阿Q正传》等。为此，他曾收到过恐吓信和塞进门的子弹。”

“1949年5月，我能冒着解放的枪声，奔向人民军队，主要得益于老师们的言传身教。我满怀感激之情，细细想起昔日中，老师们给了我三件宝：一是自尊自爱，二是洁身自好，三是奋斗求进，努力塑造人素质中的自控能力、协调能力和耐力。它是我们镇中的闪光传统。我默默祝福我的少年校友们比我飞得更好，更远。他们亦一定会永远怀念自己扬帆远航的起点——亲爱的母校镇海中学。”

从文中可见，周女士也珍藏着一张相同的照片。查阅“镇中”校友录，有对周雅琴的简介：“周雅琴，女，1932年9月出生于镇海。1949年7月毕业于镇海中学。1949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七兵团。1954

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。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。为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。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、中国丁玲学术研究会理事、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理事、陕西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。撰写论文30余万字。创作的电视剧本《昨夜的话》获全国评选奖。”如果周雅琴在世的话，今年已经91岁高龄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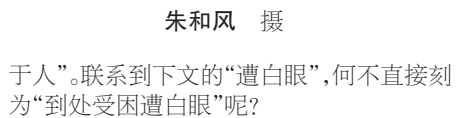
每一年高考，作文题目最受人关注。而在历年作文题中，让人印象最深的当数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的作文题《路》。多少年来，《路》这个极具前瞻性的命题，以其对历史的深邃洞察和对未来的热切盼望，一再被后人提及，成为高考作文题中的经典。而这篇作文的命题人，就是这张照片中的李秀实老师。

李秀实（1919—2002），籍贯湖南湘乡，1919年9月25日出生于杭州，24岁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文学院。在浙大求学期间，他随学校颠沛于战乱之中，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，完成学业。李老师的强项是古典文学和古代汉语。1947年，他从浙江大学文学院毕业后，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，先后在镇海中学、锦堂师范学校、绍兴二中、绍兴师范学校、绍兴教师进修学校、柯桥中学及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任教。1987年退休之后，李老师又应聘担任绍兴老年大学古代文学课的老师。2002年9月7日去世。

照片中间的女同学高翠贞，后来成了柴桥中学的政治老师，在“柴中”师生的回忆中，有着较好的口碑。上世纪80年代回镇海县城教书。照片中的另一位女同学，名叫范荷英，生平不详。

在照片的左侧背景中，可以看到1949年时学校的大门为镇海文庙的棂星门，这在“镇中”留世的照片中比较少见。棂星门原作灵星门，一般设置于文庙前面。古人认为“天镇星主得土之庆，其精下为灵星之神”，以棂星来命名孔庙之门，象征着孔子施行教化、广育英才，也蕴含天下文人士会集于此之意。

民国《镇海县志·学官》有记：“……（泮）池南为棂星门，以石为柱，三座六门，门前直出，护以石栏，门内遍栽松柏……”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当时“三座六门”中的左门已经全部用砖瓦砌堵，只留下中间一扇大门进出。据镇海文保老人洪余庆先生回忆，棂星门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整体拆除。



朱和风 撰

# 印文之谜

和风

父亲去世后留给我两方老旧的印章，一枚古铜色，一枚玉黄色，它们丝滑、温润，裹着岁月的包浆。我时不时拿出来把玩，寄托对父亲的思念。但是，对印文我却一个字也辨认不出。

前些日子，忽然萌生破译的兴趣。我找到两位懂篆刻的老师，他们告诉我，一方印上刻的是“天光云影护琴书”。我马上想起宋朝理学家、哲学家朱熹那首耳熟能详的《观书有感》诗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“天光云影护琴书”这方印，表达了篆刻者在天光、云影和美环境中，闲居无事，心无物欲，在座有琴书陪伴，逍遥自在的生活愿景。我猜想，父亲珍藏这方印，体现了他安贫乐道、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吧。

另一方印文的破译，漫长而艰难。面对铁笔写就的左不见撇、右不见捺，字法好似曲径通幽、章法又似层峦叠嶂的印面，我无奈只能以手扶额。后来，还是两位老师给出了答案，这方印刻的是“到处困人遭白眼”七个字。可其中一位老师对“困”字有疑惑，他说：“到处困人遭白眼”中的困字，应该是止字下边加个木，可这里的止字倒了。“对于这一解释，我感到愕然，却觉得‘到处困人遭白眼’这句话读起来拗口又容易产生歧义，远没有‘天光云影护琴书’那样通顺而有意蕴。但‘遭白眼’三字，倒让我想起父亲在特殊年代受羞辱、被冷落的生活。往事如烟，不说也罢。”到处困人”这四个字，令人费解：困人者，可以理解为“困人”，也可理解为“受困

于人”。联系到下文“遭白眼”，何不直接刻为“到处受困遭白眼”呢？我忽然又想到相识多年的另一位老友，他工诗文、擅篆刻，就通过微信发去印文照片，请他释篆。当晚九时，老友发来微信，他说“困”字应为“逢”字，印文为“到处逢人遭白眼”。他解释，“逢”与“遭”，同为走之旁，出于艺术考量，篆刻者在印文中予以一简化一省略处理，在章法上起到前后呼应的效果。我茅塞顿开。想起成语“逢人说项”“代为说项”，泛指到处逢人说某人好话，而两条成语的出处为唐朝诗人杨敬之的七言绝句《赠项斯》，“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处逢人说项斯”。我父亲这方印的“遭白眼”与“说项斯”相去甚远，但同样加在“到处逢人”的后面，寄寓了在人生低谷时，隐忍耻辱遭遇的悲凉心境。

父亲能否刻出如此见功力的印章，我不敢妄下断论，但我知道，他向来喜欢在报纸上写书法，知道他视若珍宝的小木盒里，收藏有许多印章，纯白的、蜡黄的、方的、圆的、扁的，五花八门。面对“天光云影护琴书”和“到处逢人遭白眼”这两方印，我渐渐明白父亲了，一方是他对自在生活的念想；一方是他对艰难生活的倾诉，两者构成了他的人生。

## 收藏与鉴赏

# 浓郁的世俗情调

## ——张生鏞花鸟画析读

方向前



《月报平安》

张生鏞 作



《百八遐龄》

张生鏞 作

不逊色。《晚湖觅句》描绘一高士置身扁舟，徜徉于芦苇丛生的湖泊，旁有芦雁出没，环境优美宁静。“晚湖觅句”四字道出了这件作品的境与意。作品把山水与人物巧妙结合，取法清代新罗山人笔意，尺幅虽小但意境宏阔。再看另一件《蟠桃赴会图》，图中绘八仙，海派大家王一亭题字，孔小瑜、高峻、熊松泉、鲁少坡、汪声远、汪琨、李芳园、张生鏞等海上名流十一人合作于1935年，张生鏞写韩相子，人物惟妙惟肖，颇见功力。清董荣在《养素居画学钩深》中说：“临摹古人，求用笔明各家之法度，论章法知各家之胸臆，用古人之规矩，而抒写自己之性灵。心领神会，直不知我之为古人，古人之为我，是中至乐，岂可以言语形容哉！”张生鏞的很多作品，无论拟古还是创作，同样表达了画家以古人之规矩抒写自己的内心与感悟。

海派名家程璋对张生鏞影响极大。程璋（1869—1938），号瑶笙，原籍安徽，后寓上海。程璋中年变法，吸收西洋画明暗透视法，将写生与传统笔墨熔于一炉，是现代绘画史一位创新派画家，追随者众多。据说，程璋这种“纸上真真，呼之欲出”的传神作品极受当时富商喜欢，画价比吴湖帆还高出许多，有“沪上日商排队竞购其画”一说。张生鏞追随程璋画风，或许是出于市场的

张生鏞（1896—1948），号恢庵，字侣笙，宁波人，近代海派书画家，客居上海，以画自给，颇负盛名。

张生鏞，民国时期客居上海的宁波籍画家，如今似乎被人遗忘了，即便在甬上美术界，也少有人知晓。两年前我撰写宁波文化丛书《四明丹青——宁波历代名家绘画品评》一书，书中所列“历代宁波籍画家名录”，竟然把画家张生鏞遗漏了，甚憾。

近代海派画史中张生鏞虽没有显赫的地位，但其绘画实力却不一般，花鸟、山水、人物、书法皆精，我们可从程十发题签的《名家翰墨二十开册页》中窥其一斑。此册集英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海派画坛的精英，张大千、吴湖帆、贺天健、吴青霞、江寒汀、熊松泉、马骥、张石园、周练霞、张生鏞等二十位名家。张氏在此册绘有《晚湖觅句》，画中题句曰：“立欵先生雅鉴，时甲戌（1934年）秋夜拟新罗，恢庵张生鏞写意。”此册中，张生鏞不仅与当时海派画坛名流“并起并坐”，而且在众画家中的画技毫